

聖保羅大教堂—
倫敦唯一單獨由一
位建築師設計的座
堂—像一艘大郵輪
那樣聳立倫敦市內。



始施工，那時候天主教聖統在英國被重新確立才不過數十年。這教堂是對教會和神的榮耀的一個絕妙宣言，它的設計充滿異國情調，與一般在英國或其他天主教國家所見的教堂比較，它更像早期的拜占庭教堂。事實上，建築師本特利(John Francis Bentley)設計這教堂的時候，曾遠赴地中海東岸考察，希望從東正教的建築風格取得靈感。在紅磚塔樓和拱頂之下，教會佈滿華麗的馬賽克和大理石，其耀目奪眼可與威尼斯的聖馬可教堂媲美。不幸的是，這個設計的雄心太大了，本特利沒有足夠金錢來完成教堂的裝飾。預計要完成內部裝飾將需要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時間。

今天，這教堂的內部給人一種怪異的觀感。牆的下半部佈滿了華麗的馬賽克和種類過百的大理石，但上半部卻是光禿禿的黑磚。裝飾工程仍在繼續進行，不時都有新藝術品被加上，最終



蒂梵尼燈—優雅
格調與成熟樸素的
新藝術的縮影。

有一日這教堂的工程是會完工的。到那時候，它毫無疑問會是世上內部最耀眼奪目的教會。但許多人認為它應該保留今天這個模樣。在日間，下半部的富麗堂皇與上半部的貧窮缺乏所形成的對比，造出了一個有豐富象徵意義的畫面——它似乎向世人宣告基督的人性和神性，或貧窮的價值高於物質財富。到了晚上，牆的下半部像寶庫一樣閃閃生光，因為從黃金和其他飾物反映出無數的燈光，但上半部卻隱藏在黑暗裏，像要將下半部掩蓋一樣。它似乎傳達了一個深奧的神學信息，就是神的可見性和隱藏性。這教堂似乎想告訴世人，我們可以輕易認識向人顯現的神，以及祂的豐富和珍貴，但此外還有隱藏的神，人只可以在“未知之雲”的黑暗中才能認識祂。這一切都來自一座本無此意的教堂，在數十年後這些意象可能都已迥然不同了！

山城—建於山上的修院和以石頭建成的城堡

設計和建造教會是一回事。但任何一位建築師都會告訴你，一座好的建築在設計上要與它四周的環境配合。建築師要花點心思，想一想將這座建築放在附近建築物的旁邊，或變為現有地貌一部分的時候，會帶來甚麼效果。如果我們想到早前看過地貌的重要性，便知道這個考慮對教會別具意義，因為地貌不單是一個揭示神的符號，亦是能將神揭示出來的世界部分。

世上最壯觀的教會都是那些倚傍懾人地貌而建的教會。這是可以預料的：畢竟，人類會自然地賦予美麗和令人觸動的地點一些特殊意義，他們更希望在那裏豎立重要的建築物。但還有一個更深的意義。如果這地貌具象徵意義——如果這個世界，是以神話語寫成的一個劇本，如果人可以在那裏遇見神，又如果反過來說，教會中由人組成的群體是神工作的地方，如果教會建築在某方面是獨特的那麼教會和地貌若能相輔相成，那會是多麼恰當。

這並不一定需要大肆奢華。一個叫人神往的例子是紐西蘭的善牧教會（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）。這間小小的聖公會教堂在1931年建於南阿爾卑斯山中心蒂卡波湖的旁邊。這藍得叫人屏息的湖，